西偏南行，可直達和闐河。余等初北偏西行，後轉西偏南行，與乾河時離時合，河旁沙丘樹林，時阻余等途徑，下午四時半至海樓庫湖麻札。此處有二乾河：一在道北爲阿克對雅，即吾等初沿行之乾河，由塔里木河之艾克里克分出；在其南，另有一乾河名哈齊干，自和闐河之子里分出，與阿克對雅相距數里，余等今日即住於子里乾河之旁。九日仍繼續向西偏北行，改沿阿克對雅旁大道前進。因乾河曲折，導致迷途，而時陷於叢林沙丘之中，忽南忽北，如是者兩日。後覓得二人足跡，沿之行，卒導致吾人至塔里木河岸，住於河南岸哈得墩。遇一商人及此地牧民，據說：「乾河旁你等所行之路，廢棄已四、五十年矣，吾祖曾走過一次，吾父及吾輩皆未之行，怪爾等能達也」。此地路廢棄已久矣。當河中有水時，可直達子里，然河旁大道及人行之跡尚宛然如新，非若四、五十年前所廢棄者。細加研究，知戈壁中泥沙多含鹹性，每當雨後，鹹性蒸發，變爲硬殼，人馬足跡，印於泥中，故能歷久而彌新也。十一日繼續沿塔里木河南岸大道西偏南行，紅柳沙磧相間雜，經可戈洛克；次日至柯什六洗，爲和闐河入塔里木河處。子里河爲和闐河入塔里木河舊河床。在其西尚有一新河名英爾對雅，現已乾涸無水。河中滿積浮沙，其色如銀，細膩粘滑，流沙蕩漾成波浪紋，最高者不過六十厘米。河身寬里許，較塔里木河爲狹。岸高約一·六米，兩旁樹林組成行列，風景幽勝。河中有井，牧民及行人均取汲於此。我等在此取水後，仍沿子里河中間西南行，下午四時住於河中。在子里河西岸叢樹林中有一小道，爲庫車、沙雅、阿克蘇人至和闐之徑路，初爲商販所行，後經修築，沿河設站掘井，近已成爲官商往來大道。十三日上午九時，由至和闐之大道作南偏西行，在叢林與沙丘之中，顯現坦途，望駝馬足跡而進，時行林中，時沿河岸，至下午三時住於子里托乎拉克，河即以此地命名也。十四日上午七時，出子里，轉由河中向南行，河爲浮沙所掩，上印人馬足跡，風吹沙去，旋滅旋生，故足跡永存如新。吾人履跡前進，下午抵一草灘，多茂茂黃草，即爲乾河口，旁有一小溝，據說自阿克對雅分出一支水入和闐河，沙雅人說阿克對雅由和闐河分出者因此。六時半住於英爾對雅之牧廠。英爾對雅爲「新河」之義。和闐河入塔里木河，原由子里河入大河。子里河爲北偏東流之河，至柯什六洗入塔里木河。旁有大道，即庫車、沙雅人經柯什六洗至和闐之路。後河水西移，由牧廠處北偏西流，名爲英爾對雅。原河流甚大，現僅五、六兩月有水至而已，故亦爲乾河。河旁亦有大道，爲阿克蘇人經阿瓦提至和闐之路。兩路均沿河流，而匯歸於此處。沿和闐河南行，在英爾對雅之西里許，有土墩屹立沙窩中。墩爲土坯所砌，週約三十餘米，高出沙窩約三米，無遺物可驗，因其在新河之旁，故我疑爲近代之建築。四月十六日發自牧廠，仍由河中行。初向西南行，復轉南行，河中雖已乾涸無水，但泥沙透濕，似流水未久者，而坑窪之地，時有積水未乾。詢之引導者，知在二十日前來水一次，三日即消，故坑窪之地尚留有餘水。河兩岸樹林葱鬱，沙丘累累，上生紅柳，以保障風沙之侵入。當日住渡口，爲阿克對雅入和闐河處。五十年前